

体检记趣

■陈长豪

单位的乒乓球室,是我们三人的江湖。我们仨对待身家性命的态度——具体说来,便是对单位两年一度体检的那份心绪,在瞧过我们微信里的签名后,便愈发明白了。

老杨的签名是:“生命仅有一次,无比尊贵!”这便活脱是他的写照。他是我们里头对待体检最郑重其事的一位。体检通知一来,他早早便开始“斋戒沐浴”似的,饮食清淡,作息规律。待到体检当日,他更是如临大典,从抽血到拍片,一丝不苟。取了报告,他从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箭头,无论是向上的还是向下的。我老爱开他玩笑:老杨的命哪,比黄金贵重!

那时,他不再是球场上那个从容不迫的防守大师,倒像一位捧着精密地图的侦察兵,在自己的身体疆域里,细细排查每一处可能的隐患。他会戴着老花镜,对着参考值,一项一项地比对,偶尔还会拿出往年的报告,研究那细微的数据波动。我们笑他太过紧张,他却正色道:“身体是根本,岂能马虎?这就像削球,你得时时看清乒乓球的旋转,提前预备,才能化解于无形。”他那“无比尊贵”的生命,是需用十二分的小心去呵护的。

老李的签名则豪迈得多:“生死看淡,不服就干!”这份沙场气概,自然也带到了体检这事上。他从不把体检当作一件需要特别准备的事。体检时间能拖则拖,直到截止日快到了,他才被迫行动。检前头天晚上兴致来了,照样喝上二两小酒。体检于他,仿



(视觉中国)

佛只是一项上级交代的普通任务,完成了便罢。报告出来,他往往是随手往公文包里一塞,那份潇洒,与他扣杀成功后的收拍一般干净利落。有一回,我问他一项偏高的指标如何了,他大手一摆,朗声道:“嗨,机器测的,哪能全信?人吃五谷杂粮,还没个高低起伏了?甭自己吓自己!”

在他眼里,生命的价值在于那股子奔腾不息的气势,在于“干”的本身,若为了几个数据而终日惴惴,反倒失了活着的痛快。这倒真应了他那句“生死看淡”。

而我呢?我的签名是:“命不可变,运可以改。变数在自己手里。”这或许正是我这般“江湖混子”的折中哲学。我对体检,既无老杨那般如履薄冰的敬畏,也缺乏老李那般浑然不羁的洒脱。我会认真地完成所有检查,也会仔细阅读报告。看到不理想的指标,心里自然会咯噔

一下,泛起几分忧虑,却也绝不会让它盘踞心头,久久不散。

我信的,是那个“改”字。脂肪肝有点苗头,那便晚饭后多散散步;血脂有些临界,那便尝试着少吃几口肥腻。我是在下一盘漫长的棋,知道有些“命定”的棋路无法更改,譬如年龄,譬如遗传,但我总相信,通过中盘的腾挪与努力,总能将棋局引向一个更有利的方向。这体检报告于我,便是一份中盘的形势判断,提醒我何处该补强,何处需谨慎。

这小小体检,何尝不是照见我们性情的一面镜子?老杨的珍视,老李的豁达,我的执中,都在这面对生活的态度里展露无遗。人生在世,或攻或守,或紧或松,无非都是寻找一种与自我、与命运最妥帖的相处方式。而能有这样两位球友,在乒乓往来与生命感悟间互为映照,这本身,便是人生一大快事了。

落羽杉红了

■蔡育姬

落羽杉红了,就在森林公园。虽离石狮城东有点距离,却不妨碍我曾屡次游走其间,那份寂寂和隐逸甚是喜欢。

落羽杉,如此诗意的名字源于其优雅精致的叶子。纤细的叶片沿着小枝对生,呈序状排列,像极了一片片轻盈的羽毛,在微风中摇曳生姿。春夏两季浓淡有致的绿意到了秋天会呈金黄色,直至冬日,片片红叶轻轻落下,零落成泥。

站在林子上方,放眼望去,一棵棵树干笔直的落羽杉在坡地上亭亭玉立,枝叶舒展,恰似起舞弄影的妙龄少女。几只玲珑的鸟儿在红羽间跳跃,忽隐忽现,鸣声清脆,平添几许空灵。晓雾渐散,阳光倏然而至,树梢镀上了第一缕金色,新鲜而迷人。穿过枝叶的光,洒在草地上,斑驳翕动,如梦如幻。

我已按捺不住雀跃之心,快步奔入林间,近距离地欣赏火焰般的羽叶。尚未红透的叶子,金黄叠着

柿红,流光溢彩。已经红透的灿若云霞,红得恣意,红得纯粹,红得深沉,似乎在倾尽全力展示生命的静美与绚烂,令人心生敬畏与感动。每一片又交织出不同的红,晕染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。落羽杉的红,浓烈、明朗,是郁郁冬日里最丰沛的暖意。当柔和的阳光映射过来,光影的勾勒令叶子的轮廓更加立体和曼妙。我放慢脚步,在林间踱步,仿佛在风景绝美的画中游走,心底油然而生起与自然相融的美好。

加缪说:“我对阳光有一种孩子气的渴望。”我又何尝不是呢!此刻,云气浮冉,暖阳氤氲,在落羽杉的环拥中,我仰起头,闭上眼,情不自禁地开始奔跑、旋转,感受着落羽杉热烈的呼吸,顿觉身心渐渐轻松、自在。

葱茏寒意中的落羽杉犹如一道葳蕤生长的光点燃了寂寂的冬,那份直抒胸臆、直抵人心的温暖与激情完美地诠释了生命的坚韧和美丽,给予一位中年女子天真的童心和浪漫的少女心,更是愉悦了一

个个奔赴而来的追光者。

一位穿着运动服饰的女生朝我走了过来:“姐姐,你能帮我拍张照吗?”欣然应允的我为漾动的青春定格了许多美好的瞬间。“你知道吗,早上太早打不到车,我就从浦西万达跑步过来了。本来觉得有点辛苦,现在发现太值得了。”她的眼中有光在跳跃,原来,快乐真的会发光啊!

日光朗朗,天空澄净。越来越多的游人涌进杉林,有衣袂飘飘的少女,有银发生辉的老者,有活泼可爱的稚童。他们举着相机和手机,或穿梭林间,或倚着树干,或悠坐草地,记录下栩栩如生的快乐。幸福在此刻具象化了。法国作家纪德说,那些我们曾经闻过的芳香,晒过的太阳,淋过雨的街道,都是人生的意义。我想,在落羽杉林的分分秒秒,亦是人生意义的一部分。

翻开诗刊,坐在阳光里,坐在杉树下,为自己,为追光者,为精灵般的落羽杉,为这个明媚的清晨,我充满喜悦地朗诵了一首诗。

摘李记

■杨茂贵

我的童年是在山里长大的,那时生活虽不富裕,但我们都很快乐。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我们兄弟姐妹虽然小,但平日里经常上山捡香菇、摘野果、砍柴,对附近大山里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。

有一年暑假七月三十一日傍晚,正是李子熟透的季节,村里来了个江湖医生老方。四十多岁的他,最拿手的是治跌打损伤和蛇毒,跟我当医生的父亲相熟,说是从安徽行医回来,要回四十多里外的老家,今晚就住在村前永良家,顺便来看看我父亲。我们留他在家吃晚饭,招待非常热情,我还一直往他碗里夹肉呢。饭桌上,他掏出一袋李子,说是路上碰见一棵结满李子的李树,结的果子比我们小孩拳头还大,肉多籽小,甜得很,还说也跟永良一家人说了这事。

三姐赶紧问清了地方,说那个地方她有去拣过香菇,催着我和弟弟早早睡下,说明天一大早便去摘李子。我们心里乐呵呵的,巴不得连夜就往山里跑。

第二天天还没亮,启明星在东方闪烁着,特别耀眼,三姐就把我和弟弟喊醒了。揣上袋子、绳子和刀,我们沐浴着晨风往山里赶。十多里的山路,从家出来,走了两个多钟头,快到安徽地界了,到地方时都快七点了。

那棵李树就长在小肚山上狭长的山窝里,这里是山上之山,两边的山不高,地方也还开阔,阳光充足。三姐一人合抱粗的树干,有六七米高,还是一棵挺大的李树呢,看来有些年头了,周围还有些倒塌的石头矮墙。地上有许多烂掉的李子与树叶。抬头一看,树上哪里有许多满树的李子,只看到层层叠叠的叶子,能看到的李子并不多,但个头很大。看来昨天老方摘了不少。三姐爬上树,抓着树枝使劲摇,李子噼里啪啦往下掉,像下了阵小冰雹;摇不下来的,她就用长棍子打。我和弟弟在底下捡,忙活半天,也只装了不到半袋子,不过有五六斤的样子,跟我们带的三个空袋子比,差得远呢。

往回走的路上,我们一路嘟囔着老方,说他是江湖骗子,李子被他摘光了,还说满树李子。亏得昨晚我还给他碗里夹肉呢,早知道这样,就不该给他夹肉了。可嘴上抱怨着,心里却没真的生气,毕竟我们三姐弟喜欢一起来玩,还捡了李子,倒也觉得很快乐。小时候就是这样,我们总黏在一起,一起上山砍柴,一起捡香菇,一起摘茶叶,什么事我们都喜欢一起去。

后来回到家,我问三姐如果我们摘完李子,永良来了,怎么办?三姐笑着说:“我最担心的,也是这个,怕他先我们而去,后后赶来。”她停了一下,接着说,“如果他后到,便分一半给人家呗。这是我们山里的规矩,见者有份。”山里人就是这么纯朴。三姐说完,还真拿出了一半送给永良一家和村里几个老人尝尝。

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,人会变大,岁月会变,但童年的那份美好与纯朴,是该守一辈子的珍宝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